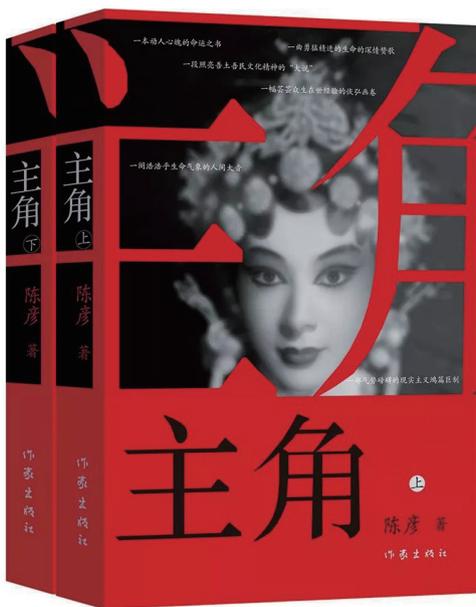


事。自17岁发表第一篇作品以来，他在文学和戏剧创作的道路上，已经跋涉了四十年。2018年1月，陈彦创作的长篇小说《主角》由作家出版社推出。陈彦上承中国古典文学及思想流脉，于人世的大热闹之中，写出了千秋万岁的大静，气象博大。同时，通过秦腔名伶忆秦娥近半个世纪人生的兴衰际遇、起废沉浮，展现出当下中国的时代变迁。他说：“这是我50多年的生命积累。”



上图：《主角》的名字本来叫《花旦》。

## 公社书记之子的文学梦

《新民周刊》：你的父亲是公社书记，剧团巡演到公社，你每次必去，是从那时候开始喜欢上戏曲的吗？

陈彦：那时候也无所谓喜不喜欢戏曲，那个年代文化生活活动非常少，来公社巡演的剧团是我们当时极少有的娱乐活动，有戏来自然都会去看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《主角》里边写到最大的场面，10万观众看忆秦娥演出，是根据你的真实经历创作的，是这些剧团来演出的事吗？当时的情境是怎么样的？

陈彦：确实是我亲身经历的事，但不是在我童年的那个年代，禁锢年代不可能有那么多观众。真实情况是1997-2000年前后，政府经常办一些物资交流大会，规模特别庞大，有时候在三省交界处搞一个物资交流大会，什么地方人多，政府就在什么地方吸引人，剧团会去那些地方演出。我当时在省戏曲研究院担任一个团的团长，带一个团在

那种场合演出过好多次，所以印象非常深。有时演出一会儿，观众就把舞台挤垮了，这种事发生过好几次，真正可以说是人山人海。孩子们来玩的，站在树上的，钻在舞台底下的，进行物资交流的，人声鼎沸。有时候，他们会请多个剧团同时在这里演出，哪一家的演出好，观众就拥到哪边，这样的情况，我是亲历过多次的。

好像当时的年轻人都在做着文学梦，这是补充自己的一种方式，补充，就可能从文学介入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你的青年时代，镇安县的文学氛围很浓厚，那时候开始喜欢上文学的吗？

陈彦：那时候我的家乡陕西镇安县，文学氛围特别浓，《人民文学》《收获》《十月》以及我们陕西当地的文学期刊《延河》大家都爱读，好像当时的年轻人都在做着文学梦，这是补充自己的一种方式，补充，就可能从文学介入了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哪些小说对你影响比较大？有读到柳青的《创业史》吗？

陈彦：那时候还没有读到，我读《创业史》是比较晚的事。那

时先读各种连环画，“文革”结束之后，1980-1985年左右，能读到一些外国小说了。像托尔斯泰的《战争与和平》《复活》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以及司汤达的《红与黑》、果戈里的《死魂灵》、《莎士比亚全集》等。苏联的小说读得多一些，在文学青年中间广泛流传。当时“伤痕文学”已经开始流行了，出了一系列的中短篇特别吸引人。还有张扬的《第二次握手》，我们都是传着看。到后期，读外国小说就越来越多了。

## 戏剧的生命力

《新民周刊》：最早开始戏剧创作是因为当时陕西省发起“学校剧”评奖，你创作的话剧《他们在他们中间》获得二等奖，从此开始戏剧创作。你觉得戏剧创作对于小说中的对话、人物、戏剧性冲突的把握是否是一种很好的训练？

陈彦：我一开始写小说，也写散文。后来一次偶然的机，他们让我试一试，看是不是能写个舞台剧，算是完成一个任务吧。我就写了《他们在他们中间》，写一个年轻漂亮的女教师，和她的学生的故事。油印了一份，报到省上，我也没有当一回事，结果四五个月之后，得了二等奖。从这时开始，我就进入了戏剧创作，写了很多舞台剧，有话剧、戏曲。其中四部推到了舞台上。然后我就调到陕西省一个大剧院担任专业编剧了。

我最近老讲这个观点：世界上很多小说家同时也是戏剧家，是